

星影畫館

男人的浪漫，打劫當食飯——《非正常械劫案》

《非正常械劫案》

本年度奧斯卡最佳電影其中一部入圍作品《非正常械劫案》(Hell or High Water)，最終在頒獎禮上空手而回。雖然奧斯卡絕對並非衡量電影的唯一標準，不過《非正常械劫案》最終在四個角逐的獎項中都落選(當中包括男配角、原創劇本、剪接等)，似乎並不令人意外。

電影講述兩兄弟受到銀行壓迫，為求絕地翻身，決定掉轉槍頭打劫那間銀行。簡單來說就是趕狗入窮巷，唯有以暴易暴。電影中文名譯作《非正常械劫案》，不過回頭想想，除了主角兄弟為免暴露行蹤只搶零錢之外，其實沒有多少「非正常」。反而英文名字「Hell or High Water」更有意思，而且語帶雙關。兩兄弟誤入歧途，果真是一面天堂，一面地獄。加上電影名字脫胎自英文諺語 Come hell or high water，即「無論如何」的意思。雖然劫案算不上曲折離奇，不過當中一份「無論如何」的兄弟情，還是值得細味的。

多年來作奸犯科的哥哥出獄後得知弟弟的困境，於是出手相助，更將所有罪名責任攬上身。從開槍殺人一刻開始，注定犯下大錯。其實由始至終，他都知道誰也無法全身而退。不過兄弟有難，自然不惜赴湯蹈火。押上自己的性命，無非因為弟弟一個請求。男人的浪漫，打劫當食飯。

整體來說，《非正常械劫案》算不上戲味十足，當中有關銀行壓迫市民的批判亦未算深刻。加上故事發生在美國德州黃土地之上，夾雜不少墨西哥人、美國白人和德州土著的思想文化，難免為香港觀眾帶來隔膜。不過如果將焦點放在警察、劫匪兩對兄弟檔之上，還是有點看頭的。另一邊廂，臨近退休的警察與其美裔印第安人拍檔奉命調查案件，二人關係若即若離，可謂帶着矛盾去查案。故事走到最後，兩對兄弟之間的恩怨，更加難分難解。

如果一場劫案展現的往往是劫匪如何罪大惡極，那麼一場非正常的械劫案可能就是要告訴你，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間，或許其實無分彼此。

文：鄭文峯 上映日期：4月6日



■《非正常械劫案》劇照。

喂，你又有幾正常？

星首輪作

在這個700萬人的社會，是非黑白顛倒，對錯指鹿為馬，人人的內心都被困於只有兩步之遙的密室中，然後有人走出來告訴你「年輕人追求的就只是一間房」這是我開你玩笑，還是你開我玩笑……聽人是其是、聽人非其非，只要事不關己、不影響到我銀行戶口數目的，便隻眼開隻眼閉。當社會已崩壞時，可曾看過我們身邊的人？

早前青山醫院開放日，人們排隊到牌匾前「舉V」拍照留念。再看看《一念無明》裡的余文樂，就是飾演從青山醫院康復出來的「病人」，當「病人」走進一個已崩壞的世界，究竟病者痛苦？還是瘋者狂妄？我們都愛標籤別人，而沒有細想標籤背後的原由與故事。精神病就是病的一種，他們害過你什麼而導致要把他們隔離於我們？誰沒病過？誰想被隔離？他們不需要你上前保護，但求不要在背後雪上加霜。

看《一念無明》的感覺是辛苦的，因它不像是一部劇情片，它更像是我們身邊一個真實家庭的紀錄片。影片充斥着一份讓人喘不了氣的無力感，或許這就是現在香港這座城市帶給我們的感覺，在最壞的時代中，如何用愛去包容身邊人？

戲中曾志偉、余文樂的表現完全是淋漓



■曾志偉和余文樂在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《生之頌》 陳英雄情感新挑戰

等了又等，說的正是威尼斯金獅獎得主、法籍越南裔導演陳英雄(Tran Anh Hung)繼2010年改編村上春樹名作《挪威的森林》後，其新作《生之頌》(Eternity)終於上周四在港上映。其實，該片去年11月曾以第45屆香港法國電影節開幕電影身份在港短暫上映，陳導更專程來港出席盛會，並抽空接受本報專訪，暢談拍攝心得。他提到新片以情感出發，希望影迷專注當中的情感，亦是該情感驅使他挑戰今次這全新的拍攝手法，為其電影生涯寫下新一頁。

文、攝：Mana 場地提供：香港怡東酒店



■柯德莉塔圖對住小孩充滿母愛。

電影改編自法國愛情巨著《L'élégance des veuves》，講述十九世紀末，二十歲的慧田(柯德莉塔圖 Audrey Tautou 飾)遇上摯愛，決定一起組織美好家庭，卻遇上戰爭爆發。戲中主力描寫以她為中心的三代女子，如何在面對戰爭、失去丈夫及子女的痛楚時，仍無悔犧牲所有，堅強地獨撐家庭，護佑愛情結晶。

自我的挑戰

陳導一向重質不重量，相隔6年再執導演筒，全因原著寫得太好，「我看書時大受感動，它亦觸發了我拍成電影的靈感。」他補充說：「雖然書中沒有場景、沒有動作，只有角色們的想法，但仍然很動人，我覺得維持這說故事的方式去拍成電影，可創造一個非常特別的情感帶給觀眾。同時，因原著講述一個家族三代的故事，情節轉換得很快，先是結婚，孩子出世，孩子死亡，再來孩子長大結婚，看書時我腦海中已浮現出這種快速的情節推進會帶來全新情感，很有趣，對我也是一個挑戰。」

除了想挑戰自己外，陳導也不諱言自身家庭背景是促使他拍此片的另一主因，「我從小就因戰亂而離開家園，與父母兄弟一家四口以難民的身份移居法國，跟其他親人都失散了。成長以來，我身邊就只有3位親人，而書中描述的是法國大家族之間的關係，

直到二十世紀末，這個家族人口還在成長中，這樣的血脈傳承令我印象深刻，同時亦深深吸引我，觸動我去翻拍成電影。」

被原著觸動

陳導看原著時已想着要拍成電影，問到那刻是否腦海中已把文字幻化成影像？他搖頭否認：「不是，不論是看書，還是寫劇本時，我都沒有浮現出任何影像，直至我在片場，與演員們在一起時才有影像浮現。影像對我來說很重要，我要待所有東西都齊備時，才願意去進行這一步。」

至於寫劇本，陳導自爆寫了兩次才滿意。「今次很難寫，第一次時我用正常的方式寫，可寫完後發現劇本中失去了我看原著時被觸動、產生的情感，因此決定重寫。第二次用了另一種嶄新的手法，把它寫成一部特別的紀錄片，劇本只有50頁，只有旁白，無對話，就算有，也只有聊聊數句。」他補充道：「劇本完成後，仍然是死的，所以去到片場時，我會不時修改劇本，這樣才能令劇本活起來，為電影注入生氣。」

如陳導所言，戲中全靠旁白交代情節推進，旁白的身份自然舉足輕重。看電影時，聽得出旁白是一把溫柔女聲，及後向陳導考證，才知道是其夫人負責配音。他讚賞地說：「雖然妻子不是純正的法國人，但她不但沒有口音，反而帶有一種很特別的語調，在配樂

的襯托下，為電影帶來特別的效果。」

享受新嘗試

陳導早於1993年已憑出道作《青木瓜之味》(The Scent of Green Papaya)勇奪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，並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，及後憑梁朝偉主演的《三輪車伕》(Cyclo)拿下威尼斯金獅獎，加上之後的人氣作品《挪威的森林》，可見陳導出色的執導能力，只是在《生之頌》中，他摒棄了以前的必勝電影拍攝模式，大膽嘗試沒有影像、沒有故事線的拍攝方法，他直言：「很特別，跟之前拍過的電影是完全兩個世界，但我很享受這次新嘗試，亦為我今後的電影生涯，開創了另一條路。」可是對於着重感官享受、重故事性的觀眾而言，新片是否難吸引他們？陳

導並不認同，亦不擔心，「每個觀眾都是不同的個體，擁有不同的感性，電影不是給一個人看，是給不同的個體欣賞。」

《生之頌》能否被影迷受落，要留待票房去回答，但無可否認的是，它獲演員們認同及愛戴，三大女星柯德莉塔圖、康城影后貝妮絲碧祖及瑪麗蓮洛倫也欣然答允演出。陳導直言：「我很幸運，她們很喜歡這個計劃，與她們合作很美妙，她們都是非常專業的演員，演出總是在我預期之上，我真的很幸運。」最後，他表示：「新片最特別之處是很難去定義當中帶給觀眾的情感，但這份情感正是我一直尋找的，亦是我希望觀眾去着重的。」



■在《生之頌》中，陳導大膽嘗試沒有影像、沒有故事線的拍攝方法。



■獲柯德莉塔圖答應演出該片，陳導自認幸運。



■電影《生之頌》於上周四在港上映。



■田蕊妮和坤哥在劇集《迷》中演出備受讚賞。

港劇如何「抄」才是真出路？

星視評

作為一個本地電視迷，你不難發現，「抄」，向來是電視台主要的創作模式。當然這跟舊日的社會發展相關：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，已為各地品牌代工的輕工業支撐經濟，並從中衍生不同的「山寨」行業(當時世界對知識版權還未重視)，本地的電視工業也在這種社會思潮下起步。然而隨時代發展，資訊流通，「抄」要高明，徒具形體而沒有神髓只會有關招罵的份兒。早前播畢的《迷》，網民雖仍發現不少「膠位」，但看來有點破格，算是一次高明之作。

記得《迷》於宣傳期時，曾以「黑色幽默劇」作招徠，大概是TVB因長年被人恥笑劇集創意欠奉，於是便以此作標榜，企圖吸引觀眾的注意力。老實說，所謂的黑色幽默其實我並沒有感受到，反而故事中後段的連場心戰，卻有意想不到的驚喜——好奇怪，看畢此劇，我竟想起《死亡筆記》。

或者看官聽到我此評價，會在質疑是否

過譽。事實上鄭嘉穎所飾演的萬喬柏，內心獨白之多，大概只有《死亡筆記》的夜神月及L才可匹敵。故事上半段的內心獨白，主要是講怕死縮骨的主角，如何想盡辦法「Hea」，以製造笑料為主(相信這正是所謂的「黑色幽默」)；但踏入故事後半程，他搖身變成像L一樣的神探。當發現連環兇案的疑人是自己的心上人計穎妍(田蕊妮飾)時，二人互相計算、掩飾和預判對手下一着時，更充滿戲味，令觀眾也看得步步驚心。雖然都是「抄」，但只是參考以內心讀白作為故事推進的模式，而非東施效顰地「硬抄」一些情節，這才叫人另眼相看。

無違和感的終局「自爆」

當然《迷》的終局，仍離不開以計穎妍「自爆」方式作結。事實上要安排主角將自己所做的惡行和盤托出，無論古今中外的電視電影也頗常見。但究竟是高手還是

低水平？全賴細節安排是否做到合情合理。大台劇的情節，奸角最後自爆惡行，十居其九要不是良心發現，就是覺得走投無路將自己全盤計劃公諸於世。這種「忽然合作」地自爆罪狀，往往與之前所建立的形象有所矛盾，觀眾看來自然大感無趣。然而結局田蕊妮到天台自爆的一幕，縱然都是那些「先自爆，然後以跳樓了結」的老套情節，但看來合情合理，這正是一直以來的劇情鋪排和伏筆得宜——因為她的自爆，是向阿柏興問罪之師，怪他出賣自己；她跳樓，不是畏罪自殺，而是感到人生絕望。這結局並非陳腔濫調，而是強化了計穎妍這角色的悲劇命運。

觀眾其實不介意電視台「借橋」，只怪不經消化便販賣借來的橋段，只要有誠意的創作，總會得人欣賞。

文：視撈人